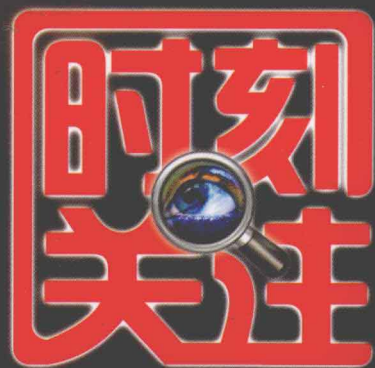


魅影还魂

∞ 惊悚诡异 悬疑刺激 惊心动魄 ∞

七月十五的白雨伞
女生宿舍楼的白衣少女
太平间里的新娘
加班“艳遇”记
诡异的密码箱
网络幽灵
半夜的脚步声
天堂里的出租车

中国铁道出版社
CHINA RAILWAY PUBLISHING HOUSE



卷首语

作为一本鬼故事作品，很有必要先来解释这样的两个问题。

其一，什么是鬼？鬼，又称亡灵，传说是死亡之后留下的魂魄，常被认为是死人的幽灵。

其二，鬼是否存在？在中国文化史上，商朝、周朝时期的中国人尚未产生长生不死的神仙观念，也未有佛教所讲的轮回转世的思想，但当时的人也已经认为人死后会变成鬼，并且生前的身份会在阴间延续。因此他们认为，人死后的灵魂依然继续关心影响人世之事，这导致占卜的流行，且有陪葬的观念。在西方文化中，由于很早就有崇拜死人的传统，所以鬼在人的思想概念中是存在的。从《圣经》希伯来语经卷（《旧约》）的记载可以看出，尽管古代以色列人并不相信鬼怪等，但是古代亚细亚很多国家都有对鬼的崇拜，“通灵术”也十分普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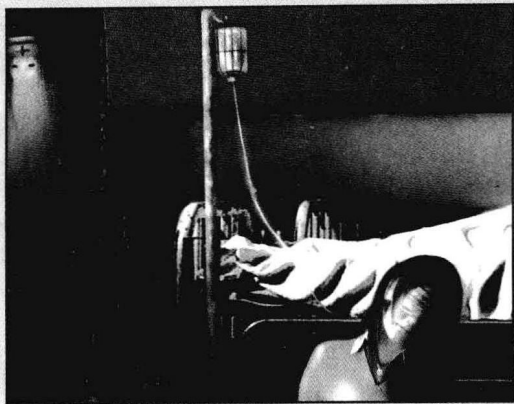
其实，世上本无鬼，鬼由心中生。

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上，人们遇到各种各样在当时无法解释的神奇的自然现象。或许，正因为如此，鬼的传说和故事才变得越来越神秘，于是，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总能不断地涌现出各种有关鬼的传说与故事。

长久以来，每每在酒桌餐前、茶余饭后和身边的朋友神侃恐怖灵异的鬼故事时，我们都有一种冲动，想把这些来源于生活的所闻所见形成点文字，和一样喜欢这些故事的朋友们分享。但是，究竟以什么样的编排方式、什么样的题材风格向大家呈现，我们一直把握不准。这次，经过策划编辑的点拨，终于醍醐灌顶，顺利地把这些积累了多年的恐怖故事、灵异故事、鬼故事呈现在读者您的面前。

读者朋友们，我们编写本书的目的是供成年读者休闲之用，在平淡的生活之余，在漫长的旅途时刻，给您的生活增添几分趣味。谢谢您能翻开此书，当您开始阅读本书内文时，您也许心跳会比较激烈，甚至魂飞魄散，如果还有什么别的意外，那我们首先要向您道一声：抱歉，让您受惊了。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您的受惊、您的害怕、您的恐惧，都是对我们这本书的肯定与认可。

最后，需要和大家交代的是，编者收集的这些故事，并非所有的都是本人亲自创作的，有的是从朋友那听来的，有的是经过加工整理出来的，有的是从其他渠道精选而来……在此，我们要向所有的作者表示深深的感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魅影还魂 / 《魅影还魂》编委会编. —北京:
中国铁道出版社, 2012.5

(时刻关注)

ISBN 978-7-113-14321-3

I. ①魅… II. ①魅… III. ①恐怖小说—作品集—世界 IV. ①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30469号

书 名: 魅影还魂

作 者: 《魅影还魂》编委会 编

责任编辑: 田 军

电 话: (010)83545974-816

版式设计: 北京鑫联必升

责任印制: 郭向伟

出版发行: 中国铁道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右安门西街8号)

网 址: <http://www.td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8

字 数: 221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113-14321-3

定 价: 10.00元

发行单位: 北京国铁天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发行电话: (010)51873012

目录 CONTENTS

◎医院鬼事

- 05 | 星期五的五号床
- 06 | 菊花开放的那个夜晚
- 08 | 停尸房可不是什么好地方
- 11 | 开错了药的护士
- 11 | 女尸睁开了眼
- 15 | 太平间里的新娘

◎校园鬼话

- 17 | 女生宿舍楼的白衣少女
- 19 | 请原谅, 我不是故意吓你
- 21 | 七月十五的白雨伞
- 23 | 同桌的“她”在哪儿
- 25 | 第三十二条校规
- 28 | 教学楼里的恐怖事情
- 29 | 那张诡异的圆脸
- 31 | 女生厕所的传闻
- 32 | 老大的苹果

◎办公室鬼话

- 36 | 深夜最好别加班
- 37 | 吉隆坡某大厦鬼事
- 38 | 加班“艳遇”记
- 40 | 布娃娃之死

◎凶宅鬼事

- 43 | 又见鬼楼
- 44 | 鬼宅洗冤记
- 46 | 男生公寓惊魂夜
- 50 | 神秘的旅店
- 53 | 芳邻公寓死亡案
- 54 | 敲地板的手

◎民间鬼事

- 56 | 冰箱里的人头
- 58 | 村外井底的故事
- 61 | 陶婆婆的笑
- 64 | 害命的头发
- 66 | 唯一一个活下来的人

启 事

欢迎投稿，本书中部分图片及文字未联系到原作者，相关作者看到后请与我编辑部联系，以便补付稿酬。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右安门西街8号801
房间

邮编：100054

投稿：tiedaoly@163.com

- 67 | 永远都解不开的迷
- 70 | “背靠背真舒服……”
- 71 | 13岁那年发生的怪事
- 72 | 一个诚实女孩的神奇经历
- 73 | 死而复生的传说
- 74 | 催命电台
- 76 | 不祥之兆
- 78 | 张大胆已经不再大胆
- 79 | 僵尸村的传说
- 81 | 漳州农村真实鬼故事

◎闲话鬼物

- 83 | 死亡的玫瑰
- 85 | 令人毛骨悚然的鬼碟
- 87 | 一面镜子带来的神奇的事
- 90 | 一件红红的背心
- 91 | 密林中的彩带
- 94 | 镜鬼与鬼镜
- 97 | 诡异的密码箱
- 98 | 会摄命的古画
- 101 | 来历不明的镯子

◎网络鬼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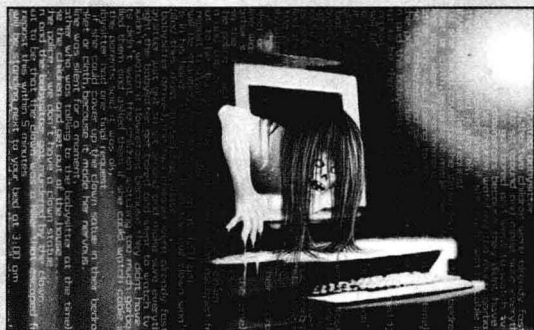
- 104 | 网络幽灵
- 106 | 千万不要敲回车键
- 107 | 小心，背后有人
- 109 | 血色屏幕上的红字

◎午夜鬼事

- 112 | 半夜的惨叫声
- 113 | 半夜之诡事
- 114 | 来自午夜的问候
- 115 | 半夜的脚步声
- 116 | 月夜鬼打墙

◎孤魂野鬼

- 118 | 一回头便会看到可怕的东西
- 120 | 幽灵怪车
- 122 | 天堂里的出租车
- 123 | 墓地随意拍照的后果
- 124 | 转角遇到鬼
- 127 | 穿和服的女人





医院

鬼事

星期五的五号床

那天，陈医师照顾的五号病床死了人。

在外科病房，死了病人自不是什么新鲜事，奇异的是五号病床的病患，当时病情正逐渐好转，根据总医师的估计，大概不需两天，病人的意识就会清醒起来。立时，陈医师就为自己的疏失被总医师好一顿臭骂。

在陈医师尚未来得及以科学的方法分析出病人去世的原因时，他的第二个病人又莫名其妙地死掉了，他的死亡与上一个病人离奇死亡的时间，刚巧距离一周，而这一次又是五号病床。

当第三个躺上五号病的病人，再度毫无征兆地死去时，陈医师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来说服病人的家属验尸。不过，这时陈医师所崇拜的科学力量，只能告诉他病人死亡的时间——是在星期五晚上约11点，一天不少地再度相差一周，病人的体内没有未知的细菌或过度的药物以致剥夺他宝贵的生命。

就这样，不知名的力量陆续带走七个病人。他们的病情各不相同，施行的手术也不一样，他们或男或女，或老或少，唯一的共同点就是他们全都在星期五的晚上12点前，莫名其妙地死在由陈医师照顾的五号病床上。

闹鬼的风声在医院里传得比什么都快，当外科病房的护士们

辗转地对外描述曾在自己眼前飞过的白影、拉扯她们头发的阵阵阴风之后，她们当然不会忘记告诉听众们，这个报应是为着哪个白痴去惹恼了不容侮蔑的力量所致。

五号病床的帘幕就此被拉上。因为，非但没有护士愿意去照顾五号病床的病人，也没有病人愿意躺上神奇的五号病床，连原本躺在隔壁四号病床的病人，都被亲属们迅速转诊到私立医院去了，好借此逃开陈医师的“照顾”，陈医师几乎走在崩溃的边缘。经过一遍一遍的推理、反反复复地检查，最后，陈医师不得不丧气地面对残酷的事实，承认被自己崇敬万分的科学所击倒。了解事实之后，他不愿意回想过去曾发生的一切，不愿意轮值每个星期五晚上的班，不愿意接近神奇的五号病床，总之，陈医师非常害怕。他怕得要死。

这种看不见的力量证明了陈医师的平凡。尽管他是牛津留学归来的高才生，尽管他在心脏手术方面是整个外科部门的第一把交椅，尽管他很可能是总医师的未来接班人，尽管如此，他仍然不得不面对星期五晚上的值班。因为，不但是陈医师不愿接下星期五晚上的值班表，整个外科谁也不想接下这个可能见鬼的该死的班。

这个星期五下午，阴雨绵绵，

陈医师透过厚重起雾的玻璃窗，看见林妈在外头的空地上安静地烧着纸钱，那火在小铁盆里燃起，带着绚烂的颜色跳跃，丝毫不为凌厉的雨势所阻，他莫名地哭了起来。不知道是埋藏在陈医师心底深处的那份中国人的韧性，还是他自英国留学所带回的绅士风度使然，陈医师走出他所崇拜的医院，悄悄地站到蹲在地上的林妈身边。林妈抬起头来，不带任何嫌恶地对他莞尔一笑，将手中紧握的金纸交给了陈医师，他以生疏的手法将纸钱投入那灿烂的火光之中，他想起幼年时光那属于虔诚佛教徒母亲的微笑、寺庙里菩萨的微笑，而如今呈现在自己眼前的林妈的微笑竟是如此神似，陈医师在雨中又哭了起来。

到了晚上8点，外科部门的闲适感被一名刚从急诊室转来的心脏病患所打破。经过总医师与陈医师的努力，成功地挽回了这位男士的性命，他们为之而兴奋，可是当发现唯一只剩下的空床是五号病床的时候，那一点兴奋感就马上消失得无影无踪。

现在，除了那位意识不明、非得在神秘的星期五晚上躺上五号病床的那位病人之外，谁也不愿意靠近五号病床。五号病床的帘幕无情地被拉起，当时间渐渐接近12点时，外科部门的人纷纷用各种理由暂时离开一下，留下陈医师独自去面对那即将来访者。躺在五号病床的病人丝毫不紧张，那是因为他的

菊花开放的那个夜晚

大学毕业后，我来到一家医院上班。

今天，是我第一天值夜班。在这所医院呆久了会疯的，这是我的一个同事说的。我现在已经要疯了，我看着值班室里的一片狼藉。我的床上摸上去有一种滑腻的感觉，好像有虫子爬在手臂上。我虽然没有洁癖，但也有点恶心。蚊帐上满是烟花烧出的洞，看来没有人再用它了。所以蚊帐打着个结，一个让我感到熟悉的结——死结。

在大学期间，我曾经把图书馆里仅有的三本法医书都看了，而在我们学院里那是禁书。因为有个女学生就是因为看完其中一本日本版的法医书后自杀的，让人不可思议的自杀手法竟然是模拟法医书里所讲解的自杀方式。于是法医书在医学院里成了自杀手册，这是连院长都想不到的。有一天晚上，我在被窝里

透过手电筒昏黄的光，看到那本法医书上一张坐着上吊的图片上清晰地用红笔圈着，听说那个女孩子住在上铺，第二天早起的时候下铺的女孩看见她坐在床上，而蚊帐的一头紧紧地缠着她的脖子，系着同样的死结。

记得有个故事是写一个关于医生的故事，那个医生总喜欢说，做医生最重要的是要有想象力。我也曾努力培养我的想象力，现在的我可以面对病人腹腔中渗出的血而想到蓝色的海。但这对于医学的发展好像没有用处，所以我开始写作。但有女孩看过我的文章说我的文章总是恐怖的味道太浓，不适合夜里看。

也许我真的应该写一部关于医院的恐怖小说，但从我有这个念头开始，我就再也写不出来任何东西。我实在想不出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算是恐怖，通常我看香港的恐怖电影只会笑，看好莱坞的则

会睡着，那种外人看来血腥的感官刺激对我来说却像是在看水管里流出的白水一样自然。

终于，我站起身来，打开了值班室的窗子。对面的窗口是结核病房，我木然地看着对面昏黄的灯光。

“不要命了。”一个护士走进来说，“这里的蚊子很厉害的，你这样晚上会被叮死的。”我指着窗外问她：“那是什么花？很漂亮。”“是野菊花，这个医院也只有到秋天这些菊花才有些看头。”

她关好窗户看了一眼屋子，皱了皱眉，手下意识地挡在鼻子前。

“这屋怎么脏成这样——杜大夫你应该查房了。”说完，她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很奇怪，护士通常都有洁癖，而大夫们却是可以一边吃饭一边给病人检查身体的。

我是外科大夫，而这里的外科病人就好像护士白大衣上的灰尘一样少。我的例行公事不可能给这些

意识尚未清醒。

陈医师紧张得直发抖，他怕自己仍然得不到他们的原谅，怕这一次他们要的不是病患的生命，而是他的命。陈医师藏在外科护士们使用的接待柜台下，看着手腕上价值二十几万的手表，秒针无情地向前走去，心底埋怨这手表为什么这么准确。

当分针刻不容缓地踩上午夜12点整，五号病床的帘幕开始由缓转剧地飘动起来，像是有一只手在帘幕后面推动着，并且逐渐传出嘎嘎的声响。流动的空气与莫名的声响，迫使陈医师要面对事实——不知名的力量前来勾取五号病床上无辜病患的生命了。

为着救助病人性命的天职，

陈医师鼓起所有的勇气，大步地向五号病床迈进，他大喊着：“病人是无辜的！既然是我亵渎了你们，就拿我的性命去。”帘幕后头，蹲着一位清洁工人，吃惊地看着陈医师。

而陈医师也呆滞地看着这位将五号病床维生系统的插头拔下，正打算将打蜡机的插头插上电源的清洁工人……

病人一点生机，他们有气无力地回答我的问话。走在昏暗的走廊里，我开始放任我的思想流溢。胡思乱想是我写作的前兆，我已经开始我的故事。故事里的医院就是这个破烂院子，主角自然是我，年轻、充满活力，终日走在这个医院里却无所事事。这样写会不会有人认为是戏说医生之嫌，可是这就是我每天的生活。就像我们医院太平间里的那个“千年女尸”，没有人知道她在太平间里躺了多长时间，在1996年太平间停用的时候，有人说曾见过她一眼，可是，我想那个女尸最大可能就是已经腊化，或者太平间不给冷气，女尸烂成一块一块了。但我却没缘能看她一眼，因为太平间现在不光锁锈掉了，就连门也打不开了……

长嘘了一口气，看看表已经快六点了，可是没有一点胃口。看来第一天值班，就是以不吃晚饭来庆祝。我坐在值班室的床上，努力培养让自己躺在床上的勇气，突然门外传来了敲门声。

“韩大夫，我和内科小张去对面结核病房去玩扑克牌了，有事打电话。”说完就再没有动静，是刚才的护士。我知道值班大夫和护士每晚都是这样度过，可是我应该怎样度过我的第一个值班夜晚呢？我打开我的笔记本电脑，值班屋里的灯光不是很好，我的电脑屏幕看起来也是一闪一闪的。光驱里放着的是英格玛的CD，带有神秘的电子合声才能让我继续我的恐怖小说。在内科走廊的尽头里有一间病房长年贴着封条，可是每个从那里经过的

人都会看到那病房里靠近窗户的床上躺着一个人。透着月光，你可以清楚地看到结在他身上的蜘蛛网，很多人都被吓坏了。其实那只不过是个个人偶，同样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会在医院里有这样一个个人偶，更没有人知道是谁把那个个人偶摆成睡姿放在那里。可是这些和我有什么关系，我开始无聊。我不是导游，这些也不是风景。呆了好久，我的写字板还是一个字都没有。为什么会有人喜欢看恐怖小说，喜欢被人吓？从医学角度来说，可能通过感官刺激而使人的大脑促进肾上腺素分泌，这样会有出冷汗以及心跳加速等心理反应。曾经有心理学家说，这些反应与人类正常性高潮的反应完全相同。我想，会不会有一天有心理学家说看恐怖小说是治疗性冷淡的好方法呢？

我根本就无法继续我的情节，于是我站了起来，看着窗外，黑呼呼的，什么也看不到。突然传来了敲门声，这样的夜，会是谁来敲我的门呢？当然是病人。我打开了门，她站在门外，没有一点表情，唇上也没有一丝血色，两颊却有一抹绯红。这些都是在后来我在写文章时才想到的，我回忆起她当时的病号服很大、很不合身。不知为什么，我有一点紧张。我突然有个念头，她会不会是我故事的开始？

“你怎么了？”“我想回家。”她轻轻地说，她的眼神直直的，她的眼睛离我不过30厘米。

“这么晚了怎么能回家呢，你是

哪个病房的，我送你回去。”

她一直注视着我说，“316，可是我怎么也找不到。”怎么会呢？我笑着看着她，“你跟我来。”我在前面走，她没有一丝声音地跟在我后面。灯光把我和她的影子一点点拉长，我把双手插在白大衣兜里，假装潇洒。我想到了沙漠、古堡、走廊，美女、白衣与烛火。我就是那仗剑江湖的侠士，她愿不愿陪我浪迹天涯呢？于是，我想我应该说些什么吧。

“这里就是三楼呀，应该很好找呀，你不会不识数吧？”我的玩笑并没有让我和她之间的气氛轻松些，楼道突然显得有点长，她一声不响地走在我身后。我的想法离谱得可怜，我开始感到失落。她的目光始终落在我的背上。我觉得很不舒服。如果不是因为她长得很漂亮，我就会生气的。但我还是回过头，

“小姐，你是不是在开玩笑，这里到314房就没有了。你到底住几号病房？”

她面无表情，嘴里轻轻的念着：“你带我来，我怎么知道我应该去哪里？”

其实，到那一刻为止我还是不清楚她长得什么样子，我始终就是像神志不清一般。以后事情的发展到现在我也不能完全回忆起来，可是那片段却清晰得可怕。我开始扯着她的病号服快步向办公室走去，从我拉着她的力量还有走路的速度都显示我已经开始心烦气躁。她没有一点儿抵抗的力量，我似乎只是抓着块空气。手指挥动间我触

到她的手臂，冰冷得让人心寒。那种寒到后来我和她的接触都让我记忆犹新，到了办公室的时候我们的手已经紧紧握在了一起。

“你叫什么名字？”……“什么，我没有听清。”她好像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我努力听也没有听清她说的是是什么。办公室的窗户被风吹开了，病志被吹落一地，她的长发一下子吹到我的脸上。无数发丝缠绕着我，她的手臂也如丝线一般缠绕着我。我们忘情地拥着，天地开始旋转。我的神志一时清晰一时糊涂，我分辨不出我处在何处。突然间我感觉到有一张床离我忽远忽近，我们倒在床上，床头上的蚊帐打着死结瞬间打开……

“喂，韩大夫。”护士都是大嗓门，我从床上坐起来，不停地敲着头。

“哇，昨晚有人死，我们都忙死了。你竟然睡得这么好。”

“什么？”

“是对面结核病房的，去了那里本来是要打扑克的。没想到一个病人死了，忙了一夜。”

“哦。”

“死的是个小姑娘，从住院就是一个人，住院费已经欠了好多，如果不是要死了，医院也不会让她住下去的。这次她死了，医院也省心了。”

“哦。”

护士丝毫不理会我的无动于衷，继续自顾自地说着。“那个

女孩平时谁也不敢接触，就像鬼一样，一句话不说。护士都不敢去她的病房，她自己一个人独占病房，对了，就是你对面的那个病房，316房。”“还有呀，昨天她死前突然说了好多话，什么要带她走，她终于可以走了。吓人吧？”看着我目瞪口呆，她十分得意地凑到我耳边。“你知道吗？她一个人从不出病房，有人说她每天都把她咳出的血水是从窗户倒出去的，所以楼下的野菊花才会那么艳呀。”

其实我根本不会被这些东西吓到，可是还是出了些冷汗。当护士走出屋子，我打开窗，从床下拿出一样东西使劲扔了出去。仍的就是昨天我查房前在结核病房下面采的那朵最大最艳的野菊花……

停尸房可不是什么好地方

一直与医院有缘，虽然这是一句不吉利的话，可我还是要说，因为这是事实！

母亲一年不到就进这所甲等医院做了两次手术，医生、护士甚至连打杂的职工都对我们母女俩很熟悉了！可我一直就有一个怪怪的念头——很想知道医院的停尸房在哪？很偶然的一次，我问医院里的一个扫地的阿姨，她并没有回答，只是意味深长地抬头看了我一

眼（好可怕的眼神）！然后说：

“小女孩，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情！”我是一个胆大的女孩，好几次一个人在找，后来让我确定位置就在地下室。因为每一次我走出住院部大门前的花园时，我的脚紧贴的地面总会有一股冰冷的感觉——就算是头顶着火辣辣的太阳！

在医生说母亲手术后的第四天可以进食的清晨，我五点半就

外出给母亲买稀饭（她只能吃流食）。由于几天不眠不休的看护，使我走在清晨的医院里，感觉脑袋晃晃的，脚步飘飘的！当我走到二楼病理科的ICU重病看护室外，我的脚步不自觉地停了下来。因为我发现了在病房门外停放着一辆可以推的病床，不可思议的是床上有白布，厚厚的一层又一层。

为什么这么早就有人要做手术呢？这是我的看到这铺着白

布的病床后第一个疑问。再看清楚一点，“啊！”我惊慌地叫了出来。因为我看见了那外露的头发——原来是一具尸体！他的头向着楼梯口的转角处，要下楼的人必须经过这儿，所以我和他的距离不到一丈。我能清楚地确定他是一具男尸，一个刚刚去世的老人。由于处理得不好，让他的脚和头发外露，还可以隐约看到他的鼻尖。顺着他平躺的身体我可以看到他的脚——叉开的两只脚！当时我吓得不能动了，“走啊，走啊！”我不停地叫自己的脚动，而且试图挪动自己僵停在那具尸体的身体，可是一切无济于事！

突然，病房里面陆续走出了一些人，隐约记得有一个是穿着白袍的医生，可不同的是他戴着一双手套，像是在家里洗碗的那种。显然，他看到了我，看到了我受惊吓的神情，他冷冷地看了我一眼，然后用他那双套着红手套的手，熟练地把白布用力地往上拉，很利落地把尸体外露的部分全部裹住。再看了我一眼就推着尸体从我的身边走过！我的头麻了，因为尸体从我的眼前经过，我能丈量他的长度，这一次我能准确地判断他的头、他的肩、他平放着的手、他的腰……他身体的任何一部分从我的眼前经过！尸体只能用货运的电梯运来，所以在货运电梯门前停住了。“啊——”我的呼吸急促，大口地呼吸着空气，然后撒腿就跑！当我走到花园前等候厅的时

候，我听到“隆”的一声！电梯到了地下室，那盏灯不停地在闪，大大的一个“0”在闪，谁见过电梯的最底层是“0”的？然后就是那个穿白袍、戴手套的人跑了过来，向转角处跑去，大概是跑到地下室吧！

我吓得连忙跑出医院的大门，跑到最近的一个餐馆里坐下。服务员看到我吓青了的脸，给我端来了一杯温水，然后小心地问我：“有什么要的吗？”我的潜意识让我摇了摇沉重的头，“让我先坐一下，好吗？”我说。她走开了！过了好一会儿，我回过神来，带着给母亲的稀饭往回走，当我走到二楼刚才停放尸体的位置时，我并没有快速跑开，只是下意识地在那里鞠了一个躬，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安静地、小心翼翼地走开了，似乎怕碰撞了什么一样！

接下来的一天，我都心不在焉——母亲的点滴完了，我忘了按铃让护士来换；医生嘱咐我的事情我忘了做，等等，因为我的脑袋一直停留在清晨二楼的那一格——那一具尸体，时刻出现在眼前：他叉开的脚，他没有被盖上的鼻尖……

天慢慢地黑了，这是我最不愿意的事情！从母亲的病房里往外看，好多妇女在路边烧什么，还有鸡和酒水之类的祭拜用品！我抓住一个路过的护士，指着外面问：“她们在干什么？”

“今天是七月十四！你不知道吗？”善良的护士回答道！

“七月十四”——“鬼节”！我的心不禁颤了颤！我一步也不愿意离开这病房！

母亲在11点多的时候说想喝果汁，让我到外面给她买。唉，病中的她只会数着住院的时间，并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让她的女儿在七月十四的夜里给她到外面买果汁。对于母亲的要求我找不到拒绝的理由，就只好答应她，因为她整天只是吃一些流质的食物，实在是饿得发慌！

还是得经过二楼那个位置，到那的时候我把一只玉佩放到胸前，左手一直紧握着不放，有多紧握多紧！

在深长的二楼的走廊的长凳上，我看到了一个穿着蓝白相间病服的和蔼老人，他有气无力地坐在凳上。“11点了，还不回病房里休息？”我疑惑地问道。显然他也发现了我，吃力地把干瘪的手微微抬起来挥了挥，示意让我过去！我走了过去，蹲在他的身边。虽然接近深夜，走廊的昏暗的灯光还是让我看到了他的脸，腊黄腊黄的脸，间或有一点点苍白，似乎还夹带着一点点的冰凉和僵硬！

“老爷爷，这么晚了，为什么还不回病房里休息呢？这样对你的病不好，知道吗？”我出于好意地小声对他说！

“我的儿子还没有来，明天他就会来领我了，放心！”老人说，显然可以觉察得到他说话的力度有多微弱！“你扶我走走，好吗？我躺了一天，想走走！好吗？”他在乞求我，他那乞求的眼神我无法拒绝。

我站起来，右手挽着他的右膀，左手用力地一提他的左膀，他站了起来。我感到他身体的冰凉和有点硬硬的，可是我并不能把他放下，毕竟我的常识告诉我老人的骨头是不能挫的（很脆）！他艰难地挪动着脚步，似乎好久没有走路了，我当时只能告诉自己他大概是躺在床上过久的缘故吧。一步，两步，三步……天啊！他竟然想下楼！他抬头看了看我，眼神似乎在询问我不介意扶他下去一趟吧？我顺着他的脚步，吃力地扶着他一步一步地走着，因为他实在走着慢，实在是没有重心！像是走了一万年光景一样，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走到一间有一扇紧锁着铁门的房前，我可以清楚地看到锁着那门的大锁，一把大大的锁！

老人吃力地抬着头，断断续续地说：“里面住着……人，被子盖得……好……好的，就是很难透……气，把头也给盖住了！呼，呼，呼”，这是他的呼吸声，艰难的呼吸声！他接着说：“里面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号码，挂在脚趾头上！想进去看看吗？里面……里面好大，好大，好宽……敞！所有人都很安静地‘睡’着，没有病痛，没有了呻吟声，甚至已经不用药了！”接着他斜看了我一眼，眼珠子不知道跑哪里了，然后又缓慢地垂下眼睑，若有所思地用那手指指了指里面，“进去吧？要吗？”他问着！“我，我，我看不用了吧！我们回去吧？好吗？要不然呆会你的儿子找不着你会慌的！”“不是找我，是领我，知道吗？”老人

有点生气地说。是的，我记得刚才他说过他的儿子明天就会来领他的，我怎么能这么大意地把这个“领”给忽略了呢？我害怕，实在是怕。因为那扇用大锁紧紧锁着的铁门和后面的那扇同样也紧闭着的木门让我感觉到里面的气氛！我缓缓地抬起头，因为我的直觉告诉我头上的门前挂着一个门牌，什么，什么？“太平间”！这三个字赫然冲击着我的瞳孔，“啊！”我长叫一声，猛地甩开扶着老人的双手，叫着跳着乱跑！

一直撞到一堵墙上，我没有办法再跑了——已经尽头了。我看见了什么？我看见了什么？在那一头，就在那三个字的门前，老人利索地站着，旁边陆续地出现了很多人，有小孩、老人、还有孕妇……可他们都面无表情，有的头发凌乱，有的身上布满了血迹，有的头上没有头发，甚至有的连皮也没有……

“停尸房，在这！在这！”好大的声音，这句话不停地在我的脑袋上空盘旋！“啊！”我疯了一般地乱抓着自己的头发，一个劲地在那跳，在那叫！

“喂？你怎么了？护士，护……士！快来！快……来啊！”这是谁的声音？噢，是母亲，是母亲的声音！没错，没错！

……

“叽，叽，叽……”我能确定这是小鸟的叫声，是在母亲病房外面那棵玉兰树上栖息的小鸟叫声！我努力睁开眼睛，一道刺

眼的阳光直射着我！

“现在是早上了，你昨晚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一会儿心神恍惚，一会在那叫，一会儿斜着嘴在笑！”母亲看着我说，“护士和医生都来了，给你打了一针，让你睡了。可是你一直就那样，到现在才醒过来！待会护工会带你去检查一下！我看你也累成这样的，唉！”接着是母亲的叹息声！

我用发软的手揉了揉双眼，掀开盖在我身上的白色被子，缓缓地走到窗前，努力地回想昨晚发生的一切，可不尽然，一切的努力只是徒然。因为我的头真的很痛，痛得让我透不过气！

那个扫地的阿姨来了，她今天并没有进来扫地，只是站在病房的门前看了我一眼，像是在教训不听话的孩子一样：“我早就说了这不是闹着玩的事！”然后走了，轻轻地，像一阵风似的走了！

开心一刻

让它接电话

某人养了一只猪，养烦了，就给扔了。可这猪异常聪明，扔了数次，猪都自己找回来了。一天，这位主人驾车走了很远的路，又将猪扔了。深夜，往家打电话，问：“猪回来了吗？”家里人告诉他：“回来了！”就听电话那头大吼：“让它接电话，老子迷路了！”

开错了药的护士

北京某三甲院，十几年前发生了一件离奇可怕的医疗事故，造成了一死一疯。许多人至今记忆犹新。据当事人小刘回忆，事情是这样的：

有一天，医院太平间里发现少了一具尸体，这个人是前天才去世的。当时人们也没太在意，以为是那些家属为了逃避火化偷偷把尸体运走了。当晚，值班护士小张和小刘跟往常一样，一个在护士台填写晚间为病人送药的单子，一个在里面的药房给病人配药。

小张正在填写药单，这时，她从余光中看到一个病人从通道

那边往她这里走过来，她认为是病人起来去卫生间，所以也没在意，就继续填写单子。可那个“病人”朝护士台走来，小张这时闻到了一股恶臭。她想：这些病人怎么这么不讲卫生，真烦人。那个“病人”走到她面前时，小张由于对臭味的反感，并没有抬头看他，依然在填写单子，心里只希望那个“病人”赶紧离开。可那个“病人”却递过来了一张药单，并说道：“护士，您看看我的药是不是配错了？”小张接过药单一看，是她前天晚上值班时开出的一个单子：“李XX，男，56岁，心脏……”可是，他

已经死了呀！“什么？！你是李？”

小张这才突然意识到对方就是前天去世的那个病人李XX（死于医疗事故）！于是大叫一声……

在里屋配药的小刘，听到屋外小张恐惧的一声尖叫，急忙跑了出来……医院保安在按惯例巡视到重症病区时，看到了小张和小刘……

后来根据医生们的会诊，护士小张由于极度恐惧被当场吓死；护士小刘由于恐惧，已经神经失常。

至于是什么原因，人们当时并不知道。很多年后，小刘通过心理医生的催眠，讲出了那晚发生的事情。

女尸睁开了眼

在没有转行做药品销售经理之前，我曾医学院的一名解剖学讲师。我转行，并不是我在这一行干得不好，事实上，我的课上得相当出色，如果我没有放弃，我想现在大概可以升到副教授的位置上了。

迫使我离开大学讲台的是心

理因素，因为我讨厌死人、惧怕死人。

那是一种深不可测的恐惧，就像一枚会流动的寒针，从你的脚底心钻入，通过血液循环在你的体内游走，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到达心脏，可能是半年，可能是一个月，也可能是一分钟。同

样，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再来，但我感觉它离我不远，它还在某处窥视着我，随时等着杀我。

事情还得从三年前的一堂解剖课谈起，对于学生来说，也许这节课是他们一生中最难忘的一课，因为第一次现场全尸解剖总是给人极其强烈的印象。我已经强调要作好

心理准备，但还是有人呕吐了。在之后的三天内，很少有人去食堂买肉食，特别是炒猪肝之类的荤菜。

这次解剖的尸体是一名年轻女性，这在医学院是个异数，因为尸体的奇缺已经成了各大医学院校共同的难题，得到的尸体大多是年老病死的，器官都已衰竭。就算这样，全尸解剖课常常还是一推再推。因为按地方的习惯，即使病人生前有志愿献身医学事业，死者的儿女也往往不允许，认为是亵渎了死者。所以，每一具尸体都是一次难得的实习机会，年轻新鲜的更是极其珍贵。

女尸静静地躺在解剖台上，课开始之前，尸体上一直盖着白布，我照惯例向学生讲了注意事项，以及尸解在医学上的重要性，最后要求他们以尊敬的态度来看待尸体。学生们的眼光既好奇又有点恐惧，但谁也没出声，像是等着一个极其严肃的时刻。

白布掀开了，学生中间发出几声轻微的唏嘘声。这是一具很年轻的女尸，大概只有二十五六岁，听说生前是一名秘书，因为感情问题而割腕自杀，她的朋友从她的遗物里翻出一张捐献遗体的志愿书，是学生时代填写的。年轻人一般很少会考虑这类事情，她为什么会有这种志愿？

她并不是一个很美丽的女人，眼眶有点下陷，可能在她生前的一段时间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她闭着眼睛，神态很安详，就像熟睡了，完全没有一般尸体僵硬的死相，也许死对她来说真是一种解脱。我这

样想着，按例用一张方巾盖住了她的脸，看不见脸，她惨白的身躯就很突兀地显了出来。

“现在，开始吧！”我说，示意学生们把注意力集中到解剖示范台上来。

四周鸦雀无声，我从盘中取出解剖刀，抵在她的咽喉上，白色的塑胶手套跟女尸的肤色相映，白得令人窒息。

她的尸体仍然有点柔软，皮肤保持着弹性，这感觉跟我以往接触的尸体很不同，不知怎的，我的解剖刀竟迟迟没有划下去，甚至心中浮现出一个可怕的念头：也许，她还没死。但很快，我就为我的想法感到可笑，可能是这个女孩死得太可惜了，所以我才会有这种错觉。

学生们都睁大眼睛盯着解剖刀，我凝了凝神，终于握住刀片用力向下划去，锋利的解剖刀几乎没有碰到什么阻力就到了她的小腹部……随后，内脏完整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到了这个步骤，我已经忘记了面前的尸体是个什么样的人。其实这已经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怎么让学生牢牢记住人体的结构，这将对他们以后的行医生涯产生深远的影响。

内脏器官被一件件地取出来，我向学生们详细地讲解，剖开后，又讲解结构。内脏完全被取出后，那具女尸只剩下一个红红的体腔。

课上得很顺利，虽然有几名学生脸色发青，几乎所有的人都有些反胃，但他们还是经受住了

考验，并不虚此行。

学生们离开后，解剖示范室只剩下我一个人，白色的灯光强烈地照在解剖台上，反射出刺目的光芒，我开始把取出的内脏一件件安置回原先的位置，然后用线一层层把肌肤缝回原样。

学校的大钟重重地敲了五下，我把盖在女尸脸上的方巾取下，这时候，恐怖的事情发生了：那个女尸猛然睁开了眼睛，恶狠狠地看着我，吓得我差点跌倒在地上。

我战战兢兢地站起身，发现并不是幻觉，她睁大着圆滚滚的眼睛，盯着天花板，神态也不似刚才般安详，而是一脸怒容。

但她确实是死的，我壮了壮胆，上去仔细地检查了一番，终于找出了合理的解释，也许是生物电的原因，是解剖的过程引发了某种生物电的神经反射。

我把她的眼合上，把白布盖了回去，走出了解剖室。

之后的几天，女尸的眼睛一直在我的脑中晃动，我并不是一个灵异论者，但不知为什么，那双眼睛就像幽灵一样缠着我，我总是想着她为什么会在這時候睁开眼睛，而且那眼神，我后来回想起来，仿佛在传达着某种信息，并不完全像死人空洞的眼神。三天后，我了解到那具女尸已经火化掉，骨灰由她的父母带回了远方的家乡。

一年过去了，我似乎已经忘掉了这件事情，在这期间，我交上了一个女朋友。

我们是在一个雨夜认识的，

那晚我从学校开完会回家，雨下得很大，路上没有一个人，一时间又叫不到出租，只得打着雨伞独自赶路。走着走着，我忽然发觉身后多了一个人，总是不紧不慢地跟着我，我心里有些紧张，要是这时候遇到抢劫就惨了，便故意加快了脚步，那个人也加快脚步，仍然跟在我身后四五米的距离。这样走了很长的一段路，我终于忍耐不住，回过身来看个究竟，可结果出乎意料，原来跟着我的竟是一个穿着黄雨衣的纤秀女孩。

我们面对面站住。

“你为什么跟踪我？”我问她。

“对不起，我，我一个人赶路觉得害怕。”她怯生生地看着我。

我舒了一口气，笑道：“你怎么知道我就不是坏人？”

她跟着笑了，说：“因为你像个老师，老师很少是坏人。”

“呵！你猜对了，我本来就是老师，不用怕，我送你一程吧！”我陪她一起走路，一直把她送回家。

那晚之后，我们经常在家路上遇到，慢慢地就熟识起来。

我一直不敢告诉她我教的课程，所以她只知道我是医学院的老师，对于我的工作性质一点也不了解。

有一天，我终于对她说，我是人体解剖学讲师。

她并没有像我想象中的那样惊讶和害怕，反而显露出强烈的好奇心。

“你说，解剖刀划过时，尸

体会不会觉得疼？”她问，并一本正经等着我的回答。

“怎么会呢？人死了就没感觉了。”

“你怎么知道它们没有感觉？”

“人死了，脑神经也就死亡了，任何对神经末梢的刺激也都失去了效用，人当然没有了感觉。”

“这只是我们活人认为的，可事实也许不是这样。”她执拗地说。

“别瞎想了。”我笑着说。

后来，她不止一次地问起过这个问题，每回答一次，我的脑海里就像被铁钩勾起了什么东西，可马上又沉了下去。

但她还是经常问我同一个问题，我渐渐感到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感愈来愈重地压来，我甚至有些怕见她了，但细想起来，又没有什么特别奇怪的地方，我猜想可能因为经常接触尸体解剖，心理压力过大的原因吧。

直到有一次我无意中的发现，我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

那晚我去她的宿舍找她，她不在。门虚掩着，我坐在沙发上等着她，等得不耐烦了，就站起来在她的写字桌上翻看，准备找一本杂志消遣，没有什么好看的杂志。我随手拿过一张旧报纸，一不小心，从叠层里飘出一张纸落在地上，是一张旧得有些发黄的纸，我的神经一下子绷紧了，我好像在哪里见过这张纸。

我捡起那张纸翻过来，惊惧地睁大了眼睛，原来，这是一年前我解剖过的那具女尸生前的志愿表，在尸体移交到解剖室之前，我曾经在上面签过字。

没错！我的签名还在上面，可它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我有点恐慌，急忙打开旧报纸一看，在社会视野栏目里，赫然就是《白领丽人为情自杀》的社会新闻，报纸的日期正是我解剖尸体的那天。我像是掉入了冰窖中，阵阵发冷，感到这个房间突然有一种说不出的阴森恐怖。

这时候，我听到过道里传来清晰的脚步声，是高跟鞋的声音，一步一步地朝这边走过来，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只好硬着头皮等着她的出现。

那脚步声到了门口突然停住了，我没有看到人，但我仿佛感到她就站在门口盯着我，我的脚有些发软，却不敢动，不一会儿，高跟鞋的声音又响起来，越来越远，终于消失了。

我发疯似地跑回家，冷静了几个小时后，我的脑中急速地旋转，怎么可能会这样？也许她只是那个女孩的同学或同事，或者是好朋友也说不定，那么保留这些东西也不奇怪，还有，那串脚步声也许只是楼下传来的，一切是我的神经太过敏了。

我的心理稍稍安定了些，打手机给她，希望能弄个水落石出。

手机没人接听，我拼命地打，可都是长音。她越不接听，我越是感到恐惧。

不一会儿，门外忽然传来脚步声，跟在她那儿听到的一模一样，高跟鞋踏在水泥地板上的清脆响声。我的心砰砰直跳，大气也不敢出。

“咚！咚！咚！”有人在敲门。

真的是她，她来找我了！我犹豫再三，终于说服自己打开了门。

“是你！”我的喉咙有些发涩。

“是我。”她说。

“晚上我去找过你，你不在。”我退后几步，说。

“我出去办点事情了！回来时发现你来过。”她说。

“是吗？”

“你干嘛老是打我手机？”她说。

“我……我怕你出事。”我说。

她笑了笑，说：“今晚我住在你这里好不好？”

我想让她走，可又说不出口，我们认识这么久，她可从没让我碰过她。我心想也许真的是我多疑了，她的相貌与那女孩毫无相似之处，又怎么会有关系呢？“我先去冲个澡！”她说说着就朝浴室走去。

“好吧！”我让到一旁。

我坐在客厅里，听见里面冲水的声音，心里忐忑不安，但总是劝说自己不要去想那些怪事，也许只是巧合罢了。

她穿着睡衣走了出来，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

我们相对无言。

“我来帮你按摩吧。”她笑着走到我背后，拿捏我的肩部。

“你说，解剖刀划过时，尸体会不会觉得疼？”她突然问。

我一下子从沙发上跳起来，喊道：“你，你到底是谁？”

但颈部一痛，像被重物击中，就已失去了知觉。

醒来的时候，头痛欲裂，发现自己的手脚被绑在了床上。

我看到她站在床前，愤怒地看着我，那眼神！我想起来了，那眼神跟那具女尸一模一样！

“你……你是……”我不可抑制地恐惧起来，可挣扎毫无用处。

我发觉她的脸部正在变，缓慢地变化，眼睛、鼻子、嘴巴，都在移位，一会儿，令人恐怖的一张脸出现在我的面前，是她！那个一年前的女尸！“你说，解剖刀划过时，尸体会不会觉得疼？”她再一次厉声问我。

“也……也许会吧！”我颤抖着说。

她慢慢地解开睡衣，我从来没有感到过如此恶心，她的身体从颈窝至下，只是一个空壳，早已没有了内脏，露出红红的体腔。

“你说，我疼不疼？”她愤愤地说

“可你是自愿的啊！”我喊道。“我后悔为那个男人自杀，可正当我准备远离这个肮脏的世界时，你又唤醒了我！我要你永远陪着我！”她说。

“你，你想干什么？”我惊恐地说。

她僵硬地笑了起来，从睡衣袋里取出了一把明晃晃的解剖刀，在我面前晃动，然后抵住我的颈窝。

“我要让你知道被解剖的痛苦！”她阴森森地说。

“不要！不要！你是死人，我是活人啊！”我喊道。

喉咙一阵刺痛，我仿佛被人活剥了一般疼痛，惨叫着坐起身来。

我发现我的全身像在水中浸过般大汗淋漓，月光透过窗户照在我身上，她并没有在房间里，难道晚上一直在做梦？

我觉得不可思议，但很高兴，有一种死里逃生的快感。

第二天，我起床的时候，发现了一件东西，这个东西将会让我永无宁日，在床下，躺着一把解剖刀——锋利的闪着寒光的解剖刀。

这天下午，我又去了她的房间，可门紧闭着，邻居的老太告诉我，自从那个女人自杀后，这个房间就一直没有人租过。

从此后，我不敢再接触任何尸体，甚至不敢在医学院待下去，改行做了药品经销。

可那晚的事情到底是不是真实发生过？

直到今天，我仍然没有找到答案。

太平间里的新娘

太平间里并排躺着四个穿着雪白婚纱的新娘和一个穿礼服的新郎。四个新娘生前是这场集体婚礼中最爱嚼舌根的四位，大轿车翻车时，她们不幸全遇难，而此刻聚首太平间，她们又开始叽叽喳喳，喋喋不休了。

新娘A边抹眼泪边唠叨：“早知道婚后是和你们姐儿仨做伴，我就多陪陪我那苦命的夫君了。这么多年他一个人在外寒窗苦读，总算熬出了头，他是今天所有新郎中学历最高的，博士，你们懂吗？是最聪明的男人……”

“行了，行了，”新娘B斜睨着一只眼睛，不耐烦地打断了她，“我生前都听你说了不下八十遍了，拜托别再显摆你那博士老公行不行？没瞧他出事后抱着我的尸体呼天抢地的样儿，鼻涕眼泪全蹭我的婚纱上了，还最聪明的男人呢？连谁是自己老婆都分不清！”

“总比我老公强！”新娘C忿忿地说：“你们瞧我那没良心的老公，把我摁一边儿不管，反而去安慰那个死了老公的新娘，说什么人死不能复生，人生的路还很长……我早看出他没安好心，一路上盯着那小妖精，眼珠子掉出来都不知道！我看到目前为止，他是所有新郎中最快乐的一

个！”新娘C越想越气，从压扁了的鼻子里发出一声闷哼，补充道：“我就是化做厉鬼，也不能让这对狗男女随了心愿！”

“嘿，嘿，”一旁久未吱声的新郎开了腔，“说话小心些，谁是妖精？谁是狗男女？你自己嫁个色狼怪谁呀？要当厉鬼你尽管当去，可别缠我太太！”

新娘C翻了翻白多黑少的眼睛道：“怎么了？死都死了，你以为还能看得住老婆？我敢打赌，他们三个月内结婚！”

众位新娘向新郎发起一阵排山倒海般的舌战，新郎只好忍气吞声，保持沉默。忽然新娘D大声喝止同伴，“别吵了！都别吵了！安静！我老公来啦！”

一个高大英俊的新郎走进太平间，径直来到新娘的身旁，他久久凝望着她依然娇美的面庞。新娘A羡慕地小声说：“瞧，他的目光多深情啊！”

新郎又伸出左手轻轻抚摸新娘的脸，新娘B感慨地道：“他真是世间最痴情的男人！”新郎缓缓俯下身吻了一下新娘D的唇，新娘C激动地高呼：“我老公要有他一半好，今生足矣！”

最后，新郎平静地摘下新娘的无名指上的婚戒，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说：“你这爱嚼舌根的女人，现在用不着这个了！”言罢扬长而去。

太平间里一片死寂。

开心一刻

气不过

一家很有名拍卖行拍出天价油画，却被画家认定是假冒品。买家急了，将拍卖行告上法厅。开庭时，拍卖行律师将一只母鸡和一篮鸡蛋一起带到法庭，对原告方的律师说：“你问问母鸡哪个是它下的蛋？哪个是它以前下的蛋？”原告方律师无语以对。这时，母鸡气不过，说话了：“拜托了，哪个是鸡蛋，哪个是鸭蛋，我分得比谁都清楚！”

校园鬼话